

雙城記
何冀平

住進關西大屋，躺在數百年的鏤空雕刻紅木床上，我浮想聯翩，難以入眠。這是廣州「源汀藝術客棧」第一天開業大吉，我有幸成為第一批住客。

廣州市荔灣區有一個古鎮，名為聚龍村。村口牌樓正對一灣河水，兩岸古榕蔽日。聚龍村按井字型平面佈局，七條街巷，縱橫錯落，具有濃郁的嶺南特色。十九座古樸風雅的青磚大屋，均為兩層樓房，坐北向南，室內大廳兩側左右對稱，各側排列四間房，二樓有五間房。

光緒五年1879年，祖籍台山的鄭氏家族買下這塊地，主要看中的是風水，據傳此地埋有一條龍脈，聚龍村因而得名。建成後的聚龍村，聚龍匯虎，出了不少政商文化界名流。

一百多年過去，斗轉星移，古典與現代在此處相連。三個有眼光有品味的年輕人，選中十九棟大屋中之一，要在這裡改天換地。而與他們相逢的，是一對著名設計師夫婦，我的朋友哈維和小波。

哈維是美國人，曾是美國四所博物館館長，因為迷戀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長年留居中國。三十多年來，夫妻倆走遍大江南北鄉村城鎮，收集那些就要被當作劈柴燒掉的古老傢具，一點點清洗整理修復，百年古董在他們手

藝術客棧

下重煥光彩，美輪美奐。而就在不久前，哈維夫妻做了一個決定，要將所有收藏回歸於民。「源汀」精品藝術酒店，也是哈維在中國建立的第七號「可居住博物館」。

開始動工前，各路團隊在哈維小波意念的統領下，定出幾百條設計意見，三個月之內，完成了上千件事。前身雖是結實的古屋，但年久失修，殘破的牆壁、屋頂、木門窗，在室內裝修設計師姚軍先生手上大反轉。之後，從室內到室外，從長形大廳到每一間客房的佈置；大到幾百年的運城大櫃、條案、廟椅、屏風，小到一個角落，一盞燈，一束光，全是哈維親手設計，不放過每一個細節，不忽略每一處關鍵，是維波團隊的風格。

開業當晚，欣喜一天的「維波樓」學堂學員們散去，三個年輕人和我們幾個要住下來的，坐在靜謐的屋前小院，倚着一株米蘭古樹，聽着沾沾水聲，望着滿屋古樸和現代，那些古董傢具回到它們熟悉的環境，是那麼和諧安寧，彷彿在向我們輕聲講述着幾百年的經歷，久遠的古典而華美的氣息，撲面而來。

據說，「源汀」兩字來自易經，源是源頭，水平謂之汀，是去處。源頭，來自深遠的中國文化，來自哈維小波夫婦的執着智慧愛心，去處則是，自此有了傳承。

隨想國興

學生時代看抗日戰爭電影時，時常聽到的對白是，誰誰誰甘願做日本鬼子的走狗，那時對於走狗這個詞語的認識，是和漢奸等義。所以認為走狗是貶義詞。

後來讀《史記》，看到「越王勾踐世家」說：「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司馬遷引范蠡話中的走狗，卻毫無貶義，反而可以說是讚美之詞，因為這些走狗，只是跟了一個喜愛獨攬大權的主人，雖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也只能在主人恐怕走狗們恃功而驕奪去權力而不得不烹殺之了。

再讀到《晏子春秋》說：「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這走狗，原來是指獵狗。如果用作動詞，還可以表示放出獵狗去狩獵。

古今談
范舉

藍牙的遙控技術已經愈來愈普遍了。近年來不少家電電器已經可以透過藍牙的遙控技術進行控制。

聖誕節快來了，最近世界各國的商店裡都出現了孩子的伴侶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可以和孩子進行對答，有人工智能系統，也有記憶系統。伴侶機器人可以幫助小孩子學習，還可以溫習功課，當然還可以進行玩耍和電腦遊戲、聽音樂、看教育電視。有人說，這等於是請了一個免費的補習老師。特別是進行英文會話，伴侶機器人的口音非常正確，有利於保證小孩子的口音。

但是，藍牙的遙控技術恰好是這些伴侶機器人最危險的環節。原來，在一百公尺的範圍內，黑客可以利用他們的電子設備，通過藍牙系統和伴侶機器人接連起來，盜取伴侶機器人的所有對答的記錄，於是就可以知道小朋友平日關注什麼問題，平時的思想情況，生活愛好和習慣。

然後黑客可以透過藍牙，直接和小朋友對話，騙取小朋友的信任，然後對小朋友作出一些指示，指示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到達黑客所說的地方。也可以指示他們打開大門，讓盜賊入屋。也可以事先詢問他們的家長平日上班的時間，貴重物品放在什麼地方，所有資料掌握之後，突然入屋，進行爆竊。

到現在為止，許多智能的玩具，有關藍牙的遙控系統，都沒有識別和認證的程序，中門大開，什麼人都可以操縱那個藍牙的遙控系統。如此一來，伴侶機

走狗

幾年前聽過一首由張佩瑩作曲、林夕作詞的歌，歌名就叫《走狗》，裡面有兩段歌詞是這樣的：「誰想到聽講聽教令我個性生鏽/誰想到只聽你話連自尊也再沒有/馴服地吠不出口，令你我也不看不起我/只敢附和，只懂求和，感情拖得太久/誰相信嘔心瀝血令我血性也失守/明白我賣相全為迎合你醜到未知醜/誰連賣力討好你令我變了你的狗/令我走，便要走。」聽了之後，讓人明白到，原來在愛情裡面，也有走狗，這走狗在情變淡時，走的也是范蠡說的被烹殺之路。

最近看到袁枚在《隨園詩話》說：「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嘗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鄭板橋自稱走狗，顯然是表示愛死了明代詩畫家徐渭的作品，終身都願意追隨了。

你有這樣深深仰慕的人嗎？還是只願在愛情路上，做忠實的走狗？

黑客操縱智能玩具

器人便會變得非常不安全了。小孩子隨時都會被賊人所控制，他們的安全，整個住宅的安全，都會受到嚴重的威脅。

看來今後的人工智能的識別系統相當重要。第一，要有刷臉和聲音辨識的技術，只有主人的面孔和口音出現，機器人才能開啟。第二，要有一定的保安的程式，如果有人問到父母的問題、室內保安裝備的問題、引導小孩子離開屋企的問題，人工智能就要拒絕繼續對話。並且有警報信號發給家長。

古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機器人有助學習的能力，他會很快地掌握小主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各種愛好，然後可以與小主人對答，甚至提出一些支配式的建議。這就會留下許多隱患。一個伴侶機器人，很可能就是一個定時炸彈，風險甚高。聖誕節將到來，如果你的小孩子會提議買一個伴侶機器人，那麼你一定要精細地挑選，不能讓藍牙的遙控技術被別人所利用，乘虛而入。



■機器人被指可以幫助小孩子學習及玩耍。 網上圖片

此山中
鄧達智

沒想過 Azadine Alaia 去得那麼早，不過七十

七歲，一代大師就此離世。個子比較圓矮，鬚曲濃密頭髮下圓臉永遠掛着親和卻藏靦的笑容，至容易辨認的特徵是數十年不變，身穿永遠一套唐裝衫褲。

是他祖家突尼斯的影響？

上世紀70年代李小龍興起、亞非拉中東諸國人民至崇拜我們的唐山大兄，早年旅行至土耳其、埃及、以色列、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國常被當地人尤其小孩與少年高聲呼喊「Bruce Lee」、「Kungfu Kungfu」，從崇拜到模仿，唐裝衫褲，功夫布鞋流行得不得了，Alaia 因此被唐裝衫褲迷住了？

曾經與 Alaia 碰面好幾次；在巴黎其他設計師發佈會 Show 後，尤其與他一度共事 Thierry Mugler。也曾特意在巴黎跑去第四馬希區 Rue de Moussy 7 號，他多年落戶的工作室拜訪，卻從未問過何以愛上唐裝衫褲的緣由。

80年代冒起，90年代大盛，那也是以西方為主時尚豐盛發展的世代，Alaia 絕對是其中一派的宗師，以其超卓平面及立體剪裁，配合彈性物料及皮革，製作凸顯女性胴體玲瓏浮凸，讓人體更呈立體。

那些年的時裝怎似今天步入網購、快

永遠唐裝時裝巨人

餐時裝 (Fast Fashion) 千篇一律的沉悶？各師各法百花齊放，巴黎擁有背景豐富優雅設計品牌，如 Chanel、Dior、聖羅蘭、Valentino、Givenchy；尖銳新經典如 Lagerfeld、Montana、Mugler；米蘭有 Armani、Versace、Gigli；東京有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紐約有 Ralph Lauren、Donna Karen 與 Calvin Klein。

Alaia 獨具一格，既將設計連接古希臘女神健美身段也配合現代都會生活的瀟灑與靈活，好長一段時間被世上具備身材與經濟條件的顧客追捧，包括巨星麥當娜、Tina Turner、戴安娜露絲，還有那時名氣一時無兩的超級名模團隊等等。

曾經興旺的國際設計風氣也演變得沉悶乏味，一代宗師離去正正刻畫一個時代的終結。



■唐裝巨人 Azadine Alaia（左）離世，祝一路走好。 作者提供

百家廊**若荷**

天氣極好，陽光透過綠色的紗窗進來，讓人有種剛剛復甦的慵懶，秋光無限，感覺寒冷的氣溫有些明顯回升。那一刻，在北方，我就站在書房的窗前，手裡握着一支筆。

曾經有個喜歡我的文字的朋友問我要書，可我手中樣書非常有限，早已送完，很有些過意不去，那人卻從很遠的地方給我寄來一包書和一支黑色的簽字筆，令人十分感動，這包書和這支筆點燃了我創作的慾望。

其實我站在窗前，是在思忖一件別人的事情，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已經認識十幾年了，簡直可以用兄弟稱呼。這位兄弟上午打來電話，說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在幾年之內把一座光禿禿山頭承包下來，建成一座集餐飲、遊樂一體的休閒場所。

早在幾年前，他就已是一家餐館的老闆了，只是如果將他的餐館以規模論起，還不能夠叫大，他想趁年初的熱鬧紅火，贏利勢頭還都不錯，把規模擴大些，這就想到了那座如今將要淘汰的果樹，沒有人正經管理的山頭，他要把那個山頭種上樹，從而進一步綠化，而後再建成一個大型生態觀光園。接了他的電話，我說，那座山頭約有一百多畝吧？他說是的。

我對餐飲業一竅不通，只是看着身邊的朋友一個個開了餐館，眼睛有些不自然罷了。但真的讓我操作，我是不敢應承的。我沒有幫他參謀這項計劃，只是笑着問他眼下的餐館經營情況。誰都知道，他在全縣個體餐館當中的人氣是首屈一指的。

他有一雙睿智的眼睛，每天都是天真地笑着，他的面龐讓人感覺很和善，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親和力，一看就是經商的好材料。雖然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但顯得非常年輕，我常常笑着叫他「小伙子」，他從來都是搖頭否認，說「已經老了、老了。」我就跟他辯解：「可是與我們比起來呢？」是的，與我們比起來，他還是非常年輕的，無論是膽量還是智慧。

這樣說並不為過，除了縣城裡的那個餐館，他在城南的東山之麓還有一處農家樂，那個叫作百花峪山麓，是較之蒙山之外另一個賞春消夏的好去處。原先，那裡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山村，山裡人喜歡種果樹，搞養殖，果樹有蘋果、有山楂，更多的是核桃。核桃在這裡屬於百年樹木，有的生長足有一抱多粗，可見種植的時間有多長。那裡的人們根據當地的資源，家家戶戶養着白山羊、黃山羊、黑山羊。我們這裡的山羊品種有幾個，你在山上就能發現牠幾個，從雲一樣、霧一樣、深淵裡的水一樣飄着的毛色來區分那些可愛的羊們。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話劇團最近上演了法國翻譯劇《父親》。演出團隊的組合對我來說很有意思。導演馮蔚衡想到該劇既然是話劇團四十周年劇季的製作之一，不如邀請一班曾經為劇團効力的舊人重返舊巢，一同演出好戲。

於是，她邀請前藝術總監毛俊輝（毛 Sir）飾演主角父親，和當年在毛 Sir 任內有極出色表現，但已不再任話劇團全職演員的彭杏英飾演女兒。劉雅麗雖然離開話劇團多年，但毛 Sir 十分喜歡起用她，如他在任時導演的《新傾城之戀》和《梨花夢》都邀請劉雅麗回巢演出。正如她所說，只要是話劇團的團慶，便一定有她演出的份兒，這是好戲之人應得的回報。

另外，話劇團今天的三名台柱：高翰文、辛偉強和黃慧慈亦是《父親》中的演員。三位在毛 Sir 任內時全都有很好的發展，其中黃慧慈更是在毛 Sir 履新後不久獲聘用，由一名剛從演藝學院畢業的青澀演員學生搖身一變，成為多屆香港舞台劇

山村圖景

在沒有開發生態旅遊的時候，小村原本是寧靜的，寧靜中透出山裡人的敦厚樸實，勤勞善良。正因為這樣，縣裡在這裡開發了生態旅遊項目，先後修整了上山的路面，擴建了一個停車場，有些城裡人在夏天悶熱不堪的時候便來這裡消暑避暑。漸漸的，有大膽的當地人識破了商機，趁春天到秋天這幾個大好季節，利用自家院落開起了農家樂，農家樂裡可就餐，可住宿，家家有自製的香茶品，有網絡、有書讀，一時間引來許多城內外的遊客，畫家、作家接踵而至。一邊採集鄉村美景，一邊來個山水樂遊。白天熱鬧一天，晚上寂靜時候，正好讀書。他們爬山累了，想要休息的時候，就到百花峪來，一邊乘涼、一邊欣賞周圍景色，好不快哉。

時間長了，有人乾脆不再花錢登名山，而是專門來此地觀光避暑，既省下了登山的門票，又省下了遊玩的時間。這裡也有山，山不太高，山上的樹木卻是異常的蔥蘢。從這裡的山頭登上去，能看到另一些山頭，能俯瞰大片大片的梯級農田。扳一枝果花在手頭，拍張隨意擺姿的合影照片，無論天氣多麼炎熱、陰雨無常，都興致濃濃。等累了倦了，休息過後，大可以在任何一個餐館點菜，叫茶，然後坐在餐館特意搭成的草棚裡，盡興打牌。

前面說到的那個兄弟的餐館，便也安在了這裡。和其他餐館一樣，他的餐館也是一律的草棚、石桌。那些草棚搭製得很簡單，形狀像草包一樣，不同的是它的頂部材料是鋪展的黃草，立牆是一層透明的紗綢，地基是由石頭砌成，再用水泥進行了較精緻的嵌抹。草棚之中一律是水磨石搭成的圓形石桌，遠遠看去，透出一種時代遙遠的古樸。那些草棚各具特色，有的在木邊凌空的上樹（假樹），有的搭建在山崖水岸。不管從哪面觀光，都能觀賞到山裡的風景。我們與他說笑時，經常以「別墅」相稱。

牌打得並不太久，餐館的主人不會讓你沒完沒了地打牌。你不吃飯，就不能走，你不走，後面再來的人就沒有地方。尤其是在某個節日前後，這裡來就餐的遊客都是一撥撥的來，再一撥撥的走，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上午九點是一餐，下午二點也可以上菜吃飯。這些餐館的生意就是這麼紅火。

從峪口進去，低處有一條湍急的河流，河水從山而降，圍着山峪轉一道圈後，消逝到東邊的另一些深山裡了。那條河流在夏天，也成了消暑的好去處；那些河流在秋天，便成了採集風景的樂園，許多人喜歡在這裡臨水照影。有

欺凌潛犯罪傾向

惡名遠播嘅連環殺人犯查爾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幾日前終於離世，終年83歲。記得我早前其中一篇文章曾經強烈推薦的美劇《Mindhunter》？此劇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上世紀70年代左右美國FBI為了研究連環罪犯嘅心理，特地去唔同監獄訪問各個連環殺人犯，從而有效預防以及破解這類罪案。其中曼森嘅大名就係劇中曾經多次被提及。由於他作案手法極度兇殘，行為瘋狂暴戾，甚至沒有親自殺人卻誘使他嘅信徒奪去多條生命，所以曼森一直被當作一個「傳奇」嘅存在。

同其他連環殺人犯一樣，曼森嘅童年過得十分艱苦，嘅嘅碎家庭長大，被母親多次棄養，少年時期已不斷作奸犯科，亦頻繁出入監獄。根據原著中FBI探員提出嘅理論，殺人犯通常係童年已經會展示暴力傾向，如：虐待小動物、嚴重欺凌等等，所以出現呢類嘅徵象的小朋友需要特別留意。

呢個理論令我聯想到最近喺屯門一間小學發生嘅欺凌事件，一名小一生遭同學掌摑、插眼及以鉛筆插耳，導致擦膠頭遺留耳道需做手術開刀取出。學校為咗保存聲譽而決定將事件低調處理，若非小童嘅媽媽將事件鬧大，恐怕呢件事會不了了之。學校當然解釋事件可能係因為推撞而不慎引起，但這樣一連串傷勢是「巧合」，你會否相信？

身為教育工作者，理應將學生的成長及安危放在第一位。這種只顧及自身利益的人，我敢直說，他們不配為人師表。這樣會對受害的小童不公，造成嚴重心理陰影，而欺凌他人的孩子亦可能會因為沒有什麼後果而變本加厲。

當然，我唔係話佢哋未來會成為什麼犯罪者，但嘅啱家佢哋嘅行為嘅明顯過分情況之下，即使無法刑事追究，採取適當嘅輔導及觀察可以話係必須的。希望教育局局長真的可以如他所說，對呢類事件「零容忍」，矯正孩子的行為以及懲處蓄意隱瞞事件的始作俑者。

人一大早開了車來，脫下鞋子從上午泡到下午。更有甚者，一大早抱了家裡不方便洗滌的衣物，來這裡悠閑的洗滌。不論天氣多熱，河水都是沁涼的，不論天氣多涼，河水都似有一絲暖意。頭上頂着烤爐般的太陽，雙腳浸在水裡，不一會便感覺耳邊有風輕輕來襲，夏天的炙熱也便就這樣度過了，到了秋天，那披在早晨的朝霞，那掛在暮色裡的夕陽，都被一池秋水吸納，磅礴着，彷彿天地映金。

山上的餐館經營得紅火，來吃飯卻都十分挑剔。他們不吃山珍海味，專挑粗茶淡飯什麼的來點。飯也簡單，有煎餅、稀粥、窩頭。窩頭是用紅薯麵發酵後蒸的，模樣呈暗褐色，稀粥的主要原料是敲碎了的红薯乾，薯乾被細火慢工熬製得晶瑩透亮，湯水卻清而甘甜。

我是喜歡欣賞山裡的春光和夏天的景色的，但由於皮膚過敏，不太喜愛在陽光下久佇。於是，就在人們下河洗澡打水仗的時候，端本書，我在山裡的樹陰下度過美好的時光。有時在春天，有時在夏天，有時在秋天。落英繽紛，當風吹過樹下，能飄很長一段距離。隨着落在風中飛逝，感覺生活當中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讓風給帶走了。

正是由於這樣，我喜歡上生態遊。極贊成那位兄弟的計劃，如果能夠將那片山承包下來，在一個光禿禿的山頭種上樹，建成集旅遊、度假、遊玩放鬆的地方，等於為當地人做一件大好事。他曾經說過，不僅要建遊樂場，還要建一個生態園。我從他的話裡感受到一種鼓舞，對他產生了百倍的信心，也因此，增添了我對他的敬佩。

我知道他信任我，只消我一言鼓勵的話，就能點燃他心中的希望！我更知道，他有這個能力，以一份美麗的情懷和事業，去勾畫一個山村的圖景。



■山楂樹

網上圖片

擦身而過的合作機會

獎最佳女主角和女配角的得主。難怪她在圍讀劇本之前，對於自己過去十多年的舞台歷程大有感觸。

我也是毛 Sir 年代的職員。因此，馮蔚衡和戲劇文學經理潘雲雲早在年初時已邀請我為該劇撰寫在場刊上刊登的導賞文章。能夠與一班舊同事再次合作，這個邀請實在非常吸引，我自然立即答應下來。

首次圍讀時，一班舊人再度圍坐一起，那種非常熟悉的情景又再重現眼前，不禁令我憶起昔日與他們一起工作的愉快時光。那天，我們拍了一張大合照，相信對照中人來說，是好好意義的一幀照片。

圍讀後，我開始思考導賞文章的題目，計劃在兩個星期內交稿，並且準備在跟着的一個月多抽時間觀看錄採。

可惜，我有我的計劃，上天卻有祂的安排……結果，我無法抽出時間或專心好好地履行承諾，只得向約稿的兩位小姐辭寫，錯過一次與話劇團

和多位舊同事再次合作的机会。不過，我仍然到劇院捧場，為大家打氣。

《父親》的敘事方式很特別，它以角色之間發生的真實事件和患上腦退化症的男主角 Andre 腦海中的視覺交疊出現。觀眾初看時，可能會覺得有點混亂，不知道為何時而 Andre 的女兒在彭杏英飾演，時而由劉雅麗飾演；又或女兒在這一幕中早已表示在五年前已跟丈夫離婚，但在下一幕她的「前夫」卻告訴 Andre 他們從未離婚。這一幕幕疑幻似真的情節，不但引起觀眾的好奇，也還讓我們了解到患上腦退化症的病人的腦部接收和思考的情況。

看着一名有性格、品味和魅力的專業人士日漸失去辨認能力、自理能力和記憶力，真是一件令人難受的事情。因此，劇作家為劇本加添不少笑位，以中和那份沉重的哀愁，令觀眾在淚中帶笑地欣賞一個關於腦退化的父親的戲。

落幕後，我跑上舞台與一眾演員擁抱。想着自己無奈退出這個團隊，難免也有一番感觸。